

中国图书馆基本馆藏系列



樗枰闲评(下)

[明] 李清撰

远方出版社

中国图书馆基本馆藏系列

樗枰闲评(下)

[明]李清 撰



远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栲机闲评. 下/(明)李清撰. —2 版.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7. 4

(中国图书馆基本馆藏系列)

ISBN 978-7-80723-045-8

I. 栲... II. 李...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0818 号

栲机闲评(下)

撰	者	[明]李清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459
字	数	6750 千
印	数	3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3-045-8
总 定 价		1148.00 元(共 45 册)

远方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前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先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无数的经典之作,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弘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古典文学是古代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古典文学作品贯穿着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怀,对黑暗政治的批判,对社会不公的揭露,对理想社会的渴盼。古人明确的是非立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作品中处处可见。“一日三省吾身”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自我要求;重义轻利、舍身取义的义利观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达则兼及天下”的人生追求。以至虽身陷困顿,仍怀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青云之志。古人闪耀着人文精神光芒的名句使我们在感受古典文学作品音节之响亮,文字之华丽,篇章结构之严整的同时,感受着那力透纸背的心灵之音的回响。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全球化的时代,那种封闭的、狭隘的学习已经落伍,而进入开放的世界是大势所趋。它要求学习者

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念,以全新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使古典文学绽放出时代光彩。因此,古典文学教育对于学生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套丛书选材于明清时期的优秀作品,内容涵盖公案、谴责、侠义、传奇等。其中作品皆以当时社会为背景,所宣扬的是非观、善恶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与今之相比较,不尽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品味这些作品之时,理应抱着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为今用。

此批作品皆先人所作,古今用语、文字多有不同,以今日之眼光,其有别字在所难免;同时,历经数百年之纷扰,中间或有缺失。为保其原貌,吾辈不敢妄加修改。只是在单字缺损处以“□”相示。望读者谅之。

编者

目 录

第二十八回	魏忠贤忍心杀卜喜	1
第二十九回	李永贞毒计害王安	13
第三十回	劾御驾龙地讲武	23
第三十一回	僧乘輿泰岳行香	37
第三十二回	侯秋鸿忠言劝主	49
第三十三回	崔呈秀避祸为儿	62
第三十四回	杨副都劾奸解组	75
第三十五回	万工部忤恶亡身	88
第三十六回	定天罡尽驱善类	101
第三十七回	持文言陷害诸贤	114
第三十八回	许指挥断狱媚奸	127
第三十九回	冯翰林献珠拜相	140

第三十四回	倪文焕巧献投名状 李织造逼上害贤书	74
第三十五回	击纛骑五人仗义 代输贐两县怀恩	85
第三十六回	周遂洲慷慨成仁 熊芝冈从容就义	97
第三十七回	魏忠贤屈杀刘知府 傅应星忿击张金吾	107
第三十八回	孟婆师飞剑鞭奸魄 魏忠贤开例玷儒绅	120
第三十九回	广搜括扬民受毒 攘功名贼子分茅	132
第四十回	据灾异远逐直臣 假缉捕枉害良善	141
第四十一回	臬奴卖主列冠裳 恶宦媚权毒桑梓	152
第四十二回	建生祠众机户作俑 配宫墙林祭酒拂衣	166
第四十三回	无端造隙驱皇戚 没影叨封拜上公	180

第四十四回	进谄谀祠内生芝 征祥瑞河南出蜚	193
第四十五回	觅佳丽边帅献姬 庆生辰千儿争盞	206
第四十六回	陈元朗幻化点奸雄 魏忠贤行边杀猎户	217
第四十七回	封三侯超逐本兵 谋九锡妄图居摄	230
第四十八回	转司马少华纳赂 贬凤阳巨恶投环	242
第四十九回	旧婢仗义赎尸 募子械官伏罪	255
第五十回	明怀宗旌忠诛众恶 碧霞君说劫解沉冤	267

第二十八回 魏忠贤忍心杀卜喜 李永贞毒计害王安

诗曰：

千古兴亡转眼过，乱蝉吟破旧山河。

兵临鲁地犹弦诵，客过商墟自啸歌。

山气青青余故垒，江声黯黯送寒波。

图王定霸人何在，衰草斜阳一钩蓑。

话表真真子收兵回城，心中郁郁不乐。玉支道：“胜负常情，何须介意？且取酒来解闷。”席散，各归帐中，真真子终是烦恼。元元子道：“那人必非等闲之人，高我们一等哩！”真真子道：“我们数百年修炼之功，被他破了，如何是好？这样一个小孩子，竟有此等手段！”元元子道：“此人亦是我辈中人。”真真子道：“待我今夜用摄魂法弄他一弄。”元元子道：“不可。一则此法未免太毒，二者恐出不得他的手，反遭其害。且安寝，明日再处。”真真子终是郁郁睡不着，起来秉烛而坐。正自寻

稿
阮
闲
评
(下)





思，忽听得屋梁上簌簌有声。抬头看时，只见一个柬帖儿凭空飞下。真真子忙拾起，唤元元子起来，拆开同看。只见上面写着道：

翻云覆雨笑真真，元儿山中自有春。

何事不归空着力，却教铅汞送他人。

后写道：“空空封寄。”元元子看毕，大惊道：“原来是他！”真真子道：“一向只闻他的名，怎么是这等一个小孩子？”元元子道：“你也数百岁了，怎还这样少年？他是猿公亲授的高徒，为古今剑仙之宗。我等来错了。近来看刘公专以酒色为事，不像个成大事的，不如见机早去。等他破败之时，再要脱身就迟了。”真真子道：“我们为跛李所误矣。”二人遂收拾了，乘夜飞身跃出城来。真真子向怀中取出纸剪的两个驴子来，吹一口气，喝声道：“起。”就变成两个活的，夫妻各跨一头，向南而去。

次早，萧、王二公升帐，请空空儿计较道：“昨承仙师破了他法，今日必来死战。”空空儿道：“不来了，此刻已去有千里了。”傅应星道：“师兄何以知之？”空空儿笑道：“略施小计，彼必远去，昨夜我有个帖儿送与他，他见了，知道是我，他必含羞而去。只有那个跛头陀，他若不早见机，今日阵上先结果了他。那和尚越发无能为矣。二公可领兵至城下索战，诱他出战，自有道理。”萧、王二人便叫传令，拔寨起身，把人马齐集城下催战。

贼兵见元元、真真去了，正在着忙。刘鸿儒道：“我们所赖者二位仙师，今日不别而行，后事如何是好？”跛李大叫道：“主公何以自诿！这样没始终的人，说他做甚么！难道没有我们，我们就不能成事么？”气愤愤地出来，点齐人马，也不带副将，只自己出城迎敌。官兵见有兵马出来，少退两箭之地。只见跛李头陀匹马当先，手持禅杖，高叫道：“你那不怕死的，速来纳命！”这边王参将接住，大战数十合。空空儿取出杏黄旗来，望着跛李一展，那手中禅杖早已坠落。跛李没了兵器，只得掣出戒刀悬住。萧游击又挺枪夹攻。他如何抵挡得住？欲待要走，无奈二人逼住，难得脱身！于是口中念念有词，弃了马，架起一朵席云，腾空而上。空空儿将手中棕扇向上一拂，只见他从空中滴溜溜的倒坠下来。傅应星放马上前，手起一戟，刺中咽喉而死。可怜定霸图王客，化作沙场浪荡魂。贼兵无主，官军乘势掩杀，直抵城下。城中见杀了头陀，不可出战。官兵围住，四面攻打。

空空儿回到寨中，对萧游击道：“如今妖人已灭，贼众气数将尽，不过旬日间可破。我在此无事，要告辞回山。”萧、王众人道：“感承仙师，成此大功，方欲申奏朝廷，题请封号，何以便行？”空空儿笑道：“山野之人，素不以功名为念，何须爵禄荣身。傅兄可略送我几步。”拱手别了众人，同应星上马，他骑了青牛。走到二三里，到一林子内，空空儿道：“承兄相招，幸不辱命。兄此去，拖金衣紫，且有权贵引援，富贵自不必说。据



我看来,兄命中福禄不长,须及早回头,方能解脱,若稍贪富贵,祸且不测。切记我言。”应星道:“小弟凡胎浊骨,惟求师兄指教,怎敢贪禄忘亲。”空空儿道:“令堂道行已成,佛果将证,老兄若肯早早回头,千日之内弟自来接你。三年之后,不能脱身矣!慎之!慎之!从此一别,后会有期。”说罢,竟入林中,转眼已无踪迹,后人诗曰:

云踪雾迹查难穷,挥手功成一笑中。

词组投机应解脱,谁云仙佛路难通。

傅应星下马,望空拜谢,上马回营,与萧、王二公计议,申文抚按。一面装起云梯架炮,连夜攻打。直到半月后,贼军无粮,夜开北门而逸。走不上二里,遇着王参将引兵忤住。贼兵饥饿,无心恋战,队伍杂乱,尽皆被擒。萧游击入城安民,将刘鸿儒、玉支并女眷也淑英等共十七人,俱上了囚车,解上省来。这里大排筵宴,犒赏三军,抚按题名。迟日旨下,俱斩剐于西市示众。萧士仁、王必显、傅应星等入京升赏。当日憨山和尚诗上说“得意须防着赭衣”,玉支以为吉兆,今日之着赭色衣,可见数已前定,惟至人先知之。

傅应星回庄省亲,将上项事细细说了一遍。如玉道:“既朝廷命你入京受职,也是你建功一场,你可放心前去。只是你富贵虽有,只是你命薄,不能保终。若有权贵来引诱你入党,切不可陷身匪类,图不义之富贵,亦不可说出我来。有个姓田的若问我,只说我已死久了,只说你是三母舅傅襄之子。早早

抽身回来，免我牵挂。媳妇不必带去，留他与我作伴。”应星领命，洒泪拜别而去。

三四日间与萧、王二公一同入京。先到兵部里过堂，与科道衙门参谒毕。田尔耕知道，先具眷生名帖来拜。相见坐下，问道：“亲家是那一位的令郎？”应星道：“先君讳襄。”尔耕道：“哦，原来是三哥的令郎，青年伟器，建此大功，可敬！可羨！有一位四令姑母，孀居多年，于今安否？”应星道：“久已去世了。”尔耕叹息了一回。又问道：“他曾生了个令郎的？”应星道：“也歿了。”尔耕道：“若论亲家的功，只好授个外卫所之职。此等官清淡，且为人所轻，必须放个京职才好。明日同兄去拜见魏公，他也是府上的至亲，得他的力，留在厂里就好了。明早奉候同行。”说毕，别去。

次日，应星回拜，田尔耕留饭。饭后道：“却好今日魏公在私宅，我同兄就去一见。”二人来到魏公府。尔耕先入，去不多时，着长班出来请到后厅相见。尔耕引应星拜于堂下。魏监答了个半礼道：“亲家不须行此大礼。”应星拜毕，扯倚安坐。忠贤上坐，尔耕与应星东西列坐。忠贤问道：“亲家是三舅的令郎，令尊去世久了，令堂万福？”应星道：“老母多病。”忠贤道：“四令姑母去世有几年了？”应星道：“有四五年了。”魏监垂泪道：“这是咱不才，负他太甚，九泉之下必恨我的。亲家可曾受职否？”应星道：“昨已过了部，尚未具题。”尔耕道：“论功，只好授个外所千户。必竟是在京衙门方成体面，爹爹何不发个



儒林闲评（下）

帖留在卫里？”魏监依允，着人去说，一面待饭。饭罢，魏监道：“咱有事要进去，外边若有人问亲家，只说是咱的外甥。”二人答应，别了出来。应星方知是忠贤之子，为何母亲叫不要认他，心中甚是不解。想道：“或者我原是舅舅之子，承继来的，也未可知。”又不敢明言。这也是魏监亏心短行，以致父子相逢亦不相认，如此已就绝了一伦了。诗人有诗叹之曰：

不来亲者也来亲，父子相逢认不成。

堪叹忠贤多不义，一生从此灭天伦。

不日兵部奉旨：“傅应星授为锦衣卫指挥僉事，萧土仁授为登莱镇总兵。王必显授为松江总兵。余者计功升赏有差。”各人谢恩辞朝不题。

却说魏忠贤自平妖之后，朝廷说他赞襄有功，加赐他蟒玉表里羊酒。他便由此在朝横行无忌，把几个老内相都不放在眼里，串通了奉圣夫人客氏，内外为奸。内里诸事都是卜喜儿往来传递。惟王安自恃三朝老臣，偏会寻人的过失，一日因件小事，把个卜喜儿押解回真定原籍。

卜喜儿辞客印月，大哭一场。起身时，印月赠他许多金银，又从身上脱下一件汗衫来，与他穿在贴身道：“你穿这汗衫，就如见我一样。从容几时，等我奏过皇帝，再叫你回来。”卜喜儿叩头，挥泪而别。忠贤知此事，心中大怒道：“我们一个用人，他也容不得，也要弄他去！”于是心中要算计杀王安，即便叫过四个心腹老实来，吩咐道：“你们去如此、如此。”四人领



命去了。

却说那卜喜儿，带了一个伴当，雇了牲口上路。走到三河县一带，尽是山路，行人稀少，心中抑郁，看着一路的山水。正行之间，只见前面山凹树林内，跳出四个人来，手持利刃，大喝道：“过路的，快快献出宝来！”卜喜儿惊得魂不附体，做声不得。伴当道：“行李在此，大王请拿了去，只求饶命。”四人道：“行李也要，命也要。”伴当见势头不好，撇下行李，先自逃命去了。这里两个人上前，将卜喜儿按倒，剥下衣服，手起刀落，斩下头来。可怜二八青年客，血污游魂不得归。

四人取了行李、汗衫回复忠贤。忠贤将行囊中金珠财物尽分散了四人，自己将那件汗衫袖入宫来寻客巴巴。宫人道：“午睡哩。”忠贤走到房内，只见桌上焚着一炉香，面前放着一杯茶，印月坐在榻床上，手托着腮，闷恹恹地坐着痴想。忠贤道：“姐姐有何不乐？特来问候。”印月道：“不知怎么的，一些精神儿也没有。”忠贤道：“想是记挂着那人儿哩。”印月道：“放屁！想谁？”忠贤道：“不想那人，可想那汗衫儿看看么？”印月道：“果是那孩子可怜，又小心又从不多事，不知这老天杀的为甚么不喜他？等迟几日，还要取他回来。”忠贤道：“今生大约不能了，只好梦儿中相会罢。”印月道：“我偏要弄他来，看老王怎么样的。”忠贤道：“我把件东西儿你看看！”向袖内取出汗衫来与印月面前。印月见了道：“莫不是他没有穿了去？”忠贤道：“我实对你说罢，老王恼他与我们一伙，只说发他回籍，谁



稿
松
闲
评
(下)



知他叫人在半路上将他杀了，我先着人送他去，临死时叫把这件汗衫儿寄与你，代他报仇。”印月听了，柳眉倒竖，星眼圆睁，满眼垂泪，骂道：“这老贼怎么忍心下这样毒手！我若不碎刷了这老贼，我把个客字儿倒写了你看。”咬牙切齿，忿恨不已。忠贤道：“你不必发空狠，等寻到个计较，慢慢的除他。”印月道：“我恨不得就吃这老贼的肉，还等慢慢的！”忠贤道：“不难，事宽即圆。”

谁知王安也是合当该死。二人正说之间，只见个小黄门来寻忠贤，忠贤道：“甚么事？”小内侍道：“刑科有本送来魏爷看。”忠贤接过来看时，却是为移宫盗宝、内官刘成等事的覆本：“刘成等三人已经打死，其羽党田寿等理宜从轻发落。”忠贤袖了此本，起身向印月道：“你莫恼，等咱计较了来，管情在这个本上结果他。”便走出宫来，到私宅，叫人请李永贞来计较。

这李永贞原在东厂殷太监门下主文，后忠贤管厂，亦请他来主文，凡事都与他计议。后又访得刘？现充长陵卫军，也取了来，改名若愚。因出入不便，哄他吃醉了，也把他阉割了，留于手下办事。这日把本递与他们看，又说道：“客巴巴急欲报仇。”李永贞道：“只须如此如此，便可送他之命。”忠贤大喜，忙进宫来，与印月说明了。

次日，把本呈上道：“他盗去内库宝玩，岂可从轻？”客氏也在旁插口道：“李选侍移宫时，这些人也不过是搬的娘娘随身

金珠簪珥，何曾盗着干清宫宝玩，只因王安与这般人有仇，要乘机诈他们的钱，故将他们陷害。李娘娘也十分苦恼，当日也曾奉过泰昌爷的旨看管皇爷，他生的八公主，也是先帝的骨血、皇爷的手足。因王安恼他，说他交通外官，诬他要僭称太后，要垂帘听政，把他逼迁到冷宫，也不等皇爷的旨意。选侍急得上吊，公主急得投井。皇爷也该看先帝面上，怎使他母子受苦、衣食不周？总是王安倚着王爷的势，擅作威福，说皇爷件件事都是他主张，后来与外官交结，不知得了多少钱哩！”皇上道：“既不是盗的干清宫的宝玩，可将田寿们放了罢。”忠贤答应。传旨出来，即皆省释。忠贤又于中主张，叫他们谢恩时就上个本，说：“王安要陷害李选侍并奴婢等，因要诈银二万两未遂，故任意加赃，欲置之于死地。”又嗾给事中霍维华劾王安。客氏又在傍簸弄，激恼皇上。遂至天颜震怒，传旨道：“王安结纳朝臣，弄权乱政，诬陷无辄，逼迁妃主，着革职，发南海子净军处安置。所有恩典，尽行缴回。一应家财产业，籍没人官。”



稿
松
南
评
(下)

忠贤得了此旨，即刻差出四个心腹牌子头，竟到王安私宅内宣旨，取了他司礼监印，摘去牌头帽，押着起身。王安道：“移宫盗宝，皆有实据，咱须亲见圣上辩个明白。”牌子们道：“皇上只教押你去充军，谁敢带你去进宫，谁敢带你去见驾！”可怜一个王安，要辩无处辩，只得听他套上铁索，押出朝门，大热天雇了头驴，往南海子来。牌子头覆了旨。